淸陰年譜 全

清陰先生年譜序

清陰文正先生事實二卷其編輯已久矣昔胡文定公傳春秋以進曰天理日消人欲日長而夷狄亂華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愚未知今日之世道果如何而先生之没已十年矣則其消者不已而至於亾長者不已而至於極也可知焉已矣然則此書亦不可以不行於世也之書也初出於今大學士兄

弟始蓋廣記而備言之亦有緩其文而密於意者傳曰其善志此庶幾焉爾然其通體之所就不盡用年譜之法義豈猶不能公誦如門人弟子耶愚僭不自揆悉取諸家凡例粗加梳洗或不無雖問之勢亦不敢二創之隨矣覽者其或恕焉可也或者以爲此書旣據亂而作矣不曰定哀其辭類微乎愚謹唯否而言曰愚嘗病鐸氏微矣夫微婉其文者乃

聖人作經之權衡彼鐸氏者乃敢自託於此
而犯吳楚僭王之罪其不韙甚矣愚故只據
事備載而已曾是鐸氏之敢効乎曰書有可
行時亦有不可行時子以此爲不可不行於
世何也曰愚嘗於先生墓表略言之矣亂極
而終不治則生人之類滅矣故天不得不生
先生以爲一治之兆矣天旣生之而人反晦
之顧可能歟僭曰天理明而人心淑則此書

雖無作可也故愚竊不自遜自附於文定之
義而無有懼心也萬一有天幸之會上備
乙覽而有以當　上心焉則不能無補於撥
亂反正之義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崇禎甲辰長至日門人恩津宋時烈序

凡例

一此書一因家乘所記而其有遺漏者輒補之

一先生是三嘉公所後故用程朱說一以三嘉公成之爲父子而於都正公則必用私親字以附禮經深抑之意

一先生之義本主於大一統故此書因年以著統而甲申以後則依綱目天保天祐例

猶係於崇禎者所以明先生之志也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一

大明穆宗皇帝隆慶四年(國朝宣祖昭敬大王三年)庚午

六月初三日己亥(子時)先生生于漢陽城南

外家鄭氏第(母夫人懷姙十二月而生)

五年辛未(先生二歲)

六年壬申(先生三歲)伯父三嘉公卒祖母李氏以

先生後之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四歲)隨祖母往都

正公楊口任所

二年甲戌先生五歲

三年乙亥先生六歲

四年丙子先生七歲

五年丁丑先生八歲

六年戊寅先生九歲始學于都正公

七年己卯先生十歲

八年庚辰先生十一歲隨祖母往都正公陰竹任

所

九年辛巳先生十二歲

十年壬午先生十三歲還京是夏遘痘疾幾危明年始良已

十一年癸未先生十四歲隨祖母往都正公大興任所

十二年甲申先生十五歲春還京○夏冠

十三年乙酉先生十六歲聘夫人星州李氏宣傳官贈吏曹判書義老之女受學于月汀尹文敬公根壽

按先生自敍文集有曰十六謁文敬公其哭文敬詩曰摳衣丙戌冬敍與詩不相符未知孰是

十四年丙戌先生十七歲

十五年丁亥先生十八歲隨往都正公豐德任所

○秋擧發解進士試

十六年戊子先生十九歲春與仲氏長湍公遊天磨聖居等山

十七年己丑先生二十歲再擧發解○子宗慶生

十八年庚寅先生二十一歲秋中進士二等第九名海平尹暄榜下

十九年辛卯先生二十二歲九月祖母李夫人卒服承重衰

二十年壬辰先生二十三歲四月遭倭亂自楊州奉親避兵于江原道冬轉往江華浮海往湖西瑞山〇子宗慶夭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二十四歲秋服闋仍在瑞山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五歲）隨往都正公慈山任所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六歲）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七歲）冬中　庭試丙科第八名（安宗祿榜下）分隷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倭冦再逞監守本院秘書于咸從縣（時　朝廷令本院官分受秘書便定監守）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九歲陞著作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三十歲奉母李夫人還京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一歲轉博士○陞通禮院
引儀○夏除禮曹佐郎兼 世子侍講院
司書○遷吏曹佐郎○除弘文館副修撰
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
官知製敎是玉堂例兼而先生則曾遷己被選然不詳其年故附見于此
司諫院正言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三十二歲春還吏曹○夏遞以徽事特命遞職尋拜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與同僚校正四傳春秋以進有陞敘之 命○夏病遞除成均館典籍○秋以安撫御史往濟州時濟州有吉雲節逆獄廟堂深慮脅從之徒皆懷不安之心且以守令憂經匪人民間疾苦無路自達請遣御史往布 德音兼詢島中弊瘼仍 降內香命祭漢拏山先生膺命而行洛訪利病如軍額充補防戍便宜進上蠲減儒生勸課等事條列啓聞多所

變通有南槎錄

三十年壬寅先生三十三歲春復命○除禮曹正

郎出爲高山道察訪時鄭仁弘得志士類盡逐先生又嘗過柳

永慶憲長至是永慶籍奧援竊秉肆意修郤故有是除讀文公小學

書先生通籍以來未嘗有讀書之暇至是事務甚少日講小學書幾累百遍蓋先

生平生得力於此書爲多一以持敬爲主與仲氏訪楓嶽○遊

道安山觀日出○差鄉試考官仍遊洪原

穿島北青侍中臺明川七寶山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四歲罷歸與監司爭馬令爲所罷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五歲十二月哭叔氏參奉

公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六歲除鏡城都護府判官

時北路有野人之警修郄者嗾其黨復有是除前任解由未出而徑除之物議譁然而猶未改數年之間連出遠惡地老親在堂賓客交慰先生夷然無幾微色鏡爲兵使營門自虞候評事下至偏裨廚供皆通判辦之先生承上接下殫誠盡職俱得其驩心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三十七歲 坐事罷歸

三十五年丁未 先生三十八歲 除開城府經歷○以兄子光燦爲後

三十六年戊申 先生三十九歲 昭敬大王昇遐光海君嗣位○遞授成均館直講 時 帝遣行人熊化賜祭 大行遠接使柳公根請以爲從事遂遞授直講 冬中文科重試第三名超拜司導寺正○賜暇讀書

三十七年 光海君元年 己酉 先生四十歲 正月除議政

府舍人 敕使熊化來從遠接使迎送于
義州○七月拜弘文館校理○八月兼
世子侍講院弼善移司諫院司諫○九月
遞拜弘文館副應敎兼 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卽遞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四十一歲)七月拜弘文館應敎
(兼如副應敎)改宗簿寺正○十月拜弘文館典
翰(兼如應敎)進兼輔德○辭遞本職○十二月

拜弘文館直提學兼如典翰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四十二歲三月　擢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以姪女壻張維爲史官例兼春秋減下與同僚斥鄭仁弘誣詆先正之罪忤旨遞免時以五賢從祀文廟鄭仁弘上劄誣詆晦齋退溪兩先生光海久不批下先生率同僚啓曰臣等伏見右贊成鄭仁弘劄子以先正臣李滉嘗言其師故徵士曺植有以病痛處及故徵士成運只稱淸隱皆不許以中道因此發憤至以誣毁愚弄等語加之据摭他事詆排攘斥無所不至幷及於先

正臣李彥廸其視之有若仇敵然噫仁弘之為人自少人多病其偏滯今於垂死之日乃發此言豈其老妄昏謬之所致也仁弘欲推尊其所師所尊以顯於後世而實不知其所以尊之之道不在於過為稱美反招後世之譏也夫自古大賢雖以夷惠之近於聖者猶未免隘與不恭之病蓋中庸之至德非聖人莫之能也李滉與曹植并生一世又在同道而所學所尚之或異出處進退之不同雖未嘗往來相從而許其素節取其高尚者則夫豈淺淺也故其書札有曰吾與之神交久矣又曰素所慕用之滉又曰當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論成運亦曰清隱之致令人起敬惜時人不甚知其高耳然則當時知成運與曹植者莫如李滉也惟其不欲虛辭溢譽以徇

人而輕許也仁弘必欲推而上之以躋於孔孟程朱之列而後爲足夫人之造道自有淺深高下之等又有氣稟之清濁所學之醇疵中行狂狷自我爲目豈他人所能強推而上之哉李滉之論不過如此非有私意之蔽惑而仁弘反斥爲誣毁至以李鄭之毁孟子楊雄之論顏子比之不亦異哉先儒稱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濂溪拙賦似黃老此只言其一段相近處亦可謂之誣毁伯夷與濂溪者乎夫誣毁云者小人猜忌善士摘其所無之過有意讒害之謂也仁弘如以李滉與其師有不相喩處而爲此不足之語云則容或有之乃於本情之外自做不近之說敢告天聽其亦不知自歸於誣毁也且仁弘又謂李滉以曹植不仕爲非中道云者尤非李滉之本意也

李滉嘗銘故徵士成守琛之墓曰可往而
可返不偏而得中其不仕非無義也云則
李滉之意果以不仕爲詭異之行乎若李
彥迪之爲學李滉嘗稱其天資英悟自然
近道持敬功深非矯而爲之本之於身心
性情行之於家鄉一邦國著書立言闡吾道
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深
玩其義莫非有宋諸賢之緖餘而其得之
考亭爲尤多求之東方鮮有其倫至其立
朝進退忠誠懇惻終始一致又曰推尊先
正雖務極贊揚然亦當從其實而言之不
可揑虛誇能而爲之辭以欺後世也其言
之不苟而可質如此蓋我東方自仁賢之
化旣遠其學不傳至麗朝文忠公鄭夢周
始倡義理之學逮入我盛朝非無豪傑
之士有志此道世亦以此名歸之者而其

眞踐實履粹然無雜繼夢周之緖爲後學師範者實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及李彦迪是也至於李滉則有加焉講明先儒蘊奥之義開發後學顓蒙之陋窮格之功老而彌篤眞積力久其所造詣實非末學後生所可形容使一世之士皆能正其趨向知尊理學而黜異端者果誰之功歟謂之東方朱子誠不愧也凡此五賢臣學問之醇道德之尊自朝廷縉紳下及草野韋布頌禱之無知馬卒之微賤亦皆聞風而景仰從祀之請蓋將四十餘年而適値我聖上快從公議亟行典禮咸以獲覩盛舉爲不世之幸不意今日乃有此媢嫉之言也夫舉國之人不謀而同辭者是謂公論五賢陞享夫豈一二所好者過爲稱譽推而上之者而

乃謂之時尚乎觀其所言決非和心平氣之發而乘怒肆忿故舉他事有若脅持恐喝之爲也臣等初欲一言以辨而伏想殿下洞察其言之不倫不中而斥去之以示尊賢尚德之意矣封章之入今已屢日尚無明旨之降士林痛心與情懷鬱臣等不任近密不能終默敢啓○時沙溪老先生將求栗谷碑文於弼雲李相恒福申象村欽曰何不託諸叔度今觀政院啓辭其於此文有餘矣 五月兼承文院副提調○六月出爲廣州牧使 黃秋浦愼謂柳西坰根曰廣州椒井當益冷列此雖善謔可見一時諸公推尚之意矣

四十年壬子 先生四十三歲 春坐事罷歸○夏西叙

護軍○冬出爲延安都護府使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四十四歲夏罷歸爾瞻等嗾死囚朴應犀使

從獄中誣告國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亂遂下獄死其子琜竝栲死先生之子光燦即琜之婿也於是臺諫以悌男婚家論罷邑人追思之立石頌德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五歲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六歲西敍護軍○製進謝

皇太子箋文忤時議削官時光海以所生母尊號準請將

遣謝恩使其謝皇太子箋有云念母貴之由子竊干觀過之聽先生所製也臺

諫論啓削爵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七歲哭月汀尹文敬公有祭文挽詩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八歲述野人談錄送彌雲

李相公時廢母之議方起李相國恒福獻議陳大義以爲不可竄配北邊先生作野人談錄以送之畧曰國家不幸八九年間上變告者日月斯生如漢朝淮南衡山江都之獄無已時左右諸臣莫不戰恐失氣無敢盡心讞平於是首相漢陰公獻不可辭母之議廢黜以憂卒前首相梧里公先事陳倫紀至嚴之論竄配關

峽弼雲公亦以故首相斥居田間家食閑
四歲矣今十一月復議貶損 長秋宮事
公引虞舜處變之道冀悟上心反違逐荒
裔然後人益服 先王爲國家培植者不
但禦侮奔走之用而止耳大聖人遠見之
明出尋常萬萬如此何其聖也今公之議
廢而不行然自在朝公卿以下至於里巷
頑孺無不誦說欽歎雖諸人請罪公者猶
皆知大節之不可奪正論之不可屈口外
訾而心內服以爲眞不可及也昔韓魏公
以慈孝之說導帝與太后卒能全母子之
恩爲宋室美德公之心與魏公無異而獨
不能成魏公之事此則豈獨
公之不幸而已乎吁可惜哉

四十六年戊午 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遭本生外艱○**

有讀禮隨鈔 先生居憂以來常讀禮記手抄其切於資益者以備考據名曰讀禮隨鈔 奉李夫人往安東豐山寓居 時時事昏亂已甚人心危懼都下洶洶若不保朝夕仙源先生奉几筵寓居關東先生亦奉李夫人南歸

四十七年己未 先生五十歲 二月服闋仍持心喪

四十八年庚申 先生五十一歲 與權慶州泰一書論安東三太師享獻儀 略曰府司三功臣位次享獻之非若徒以久遠之事難於猝變則此乃固滯之見竊觀麗史古昌之役旣破萱賊論功授職以

城主金某爲大匡以權某張某爲大相其時位次上下可見矣厥後權太師張太師俱陞爲大匡則其職次先後又可見矣金太師直拜大匡而兩太師後乃追陞則因功之高下而授職有差等先後之分亦可想矣三太師竝生一時同德比義均有大功一體報祀則宜以當時已定之次著爲享儀神位爵獻不敢紊亂固是三家苗裔世守勿改之規也豈可以後世子孫之盛衰有所撓奪以致逆祀之非乎制爲祭祀追遠報本本出於禮禮主於敬而成於順祀而失序惡得謂之順也禮而不順惡得謂之敬也不順不敬鬼神不饗今夫鄉里之會簞食豆羹之微使之越次攘取則雖五尺童子必知其羞恥而不爲也曾謂權氏子孫之多賢而反以童子所羞恥者事

其先祖乎吾恐權太師不享非禮之祀久矣又曰當時以東爲上則金太師爲第一以西爲上則張太師爲第一而史氏及諸書所記張太師之名次最爲居下以此知金太師當爲第一無疑也今者爵獻之禮先行於居中之權太師此實出於中間權氏子孫一番行事之誤而因循不改也明矣令兄豈聞自古及今有以中爲上之制乎令兄以以東爲上爲無稽之說若果如令教一行列坐之位張太師旣非元功則當以何邊爲上耶況民思其德而以權太師爲主則何不坐於第一而反居金太師之下耶天下之禮安有坐之下而酌之先乎

憙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先生五十二歲 春還楊州

石室○五月哭仲氏長湍公○十一月遭

本生內艱

二年壬戌先生五十三歲二月母李夫人卒守制于石室廬

舍

三年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先生五十四歲三月 仁祖大王

反正○冬與昇平府院君金公瑬書論時

事略曰自三月以來遇廢主父子恩禮自

上無不曲盡而至於諸公間論議與前

所聞者大乖豈其間事勢難處有非外人

所能盡知耶今聞廢妃病勢極重若因此

不救其斂殯之事一如頃日廢東宮之喪乎其時自 上許以宗室諸君之禮而執事者不謹奉行多有不忍聞者况一廢妃移江都時衣僅被體足不襪侍婢無一人到彼始奪宮人任氏所帶二婢中一人姑充給事云此多有見而言之者雖出於道路之傳似不至虛妄也又聞反正後將廢朝時內寢衣襯封置仁王洞新宮其中必有廢妃故衣之遺在者搜出若干襲兼送舊使宮婢一兩人使之存則禦寒侍疾殁則洗浴斂棺未知如何也 此外從厚之典皆在諸公一啓辭之間自 上寧有不許之理乎此等事非台與汝莫敢先發母曰事在儀曹非吾等所知也霍子孟稱爲不學又遭宣帝刻薄之主 而其侍昌邑無不從容曲盡諸公之輔佐 聖明仁厚之

汻者[illegible]反川[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下則之不為後世之議乎又曰民難下定可畏非一政如來不所以致此豈無其自乎蓋緣　反正之初課惡雖多而同罪異律若或因私而撓法用乎雖廣而夫志懷怨者反求疵而與鐫加以宮貴幸纍人情所忌氣勢驟盛衆亡難乎籍曰有地淨言爽叻不逞之徒遂以路纍爭祀啓心甚可痛也所未曉者　聖明御極清流章進朝論夕思已踰半歲而紀綱之素亂民主之愁歎邊僑之空跡無以七變於前日太平之治終不得見耶至註之言折夷糜所心脊欠託體統沒立岩此之高將恩糜滿之勞未自收格奈何奈柯一抵近于　朝廷專務恩貧或流於並侵獨露不褸亦云變與仁厚待君子法制慧舊措[illegible]道不可易彼子產孔明豈皆

一不知諸臣者乎繼亂世者不得不然嚴酷之此乎非嚴酷之尚也

四年甲子先生六十三歲李适反有起復之命上

號請若舊制 許之○四月服闋卽拜吏曹參議是月辭遞先生累爲是職申明故事糾正郎官違例之失

待○辭先生奉制並罪朝廷虛貳銓位以時當改紀之初諸議專務保合反致是非不明仕路稍襍先生每以旌洌以舊爲言諸公不能用識者恨之五月

拜弘文院副提調○六月復拜吏曹參議辭 不許○八月拜司諫院大司諫辭

不許○上劄論八漸有曰聖學有復退之漸公道有復廢之漸言路有復塞之漸倖門有復啓之漸貪猾有恣肆之漸雜人有交通之漸宮禁有不嚴之漸女謁有將行之漸凡累千言舉其切於　君德關於治道者反覆陳啓辭甚剴切　上嘉納冬遞授龍驤衛副護軍上疏乞解官改葬　特命帶職往來三嘉公宅兆不利是冬改葬十一月拜禮曹參議移吏曹參議辭不許○十二月遞拜承政院右副承旨以親嫌卽遞移拜刑曹參議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六歲正月拜大司諫○二月拜
吏曹參議上疏論時弊忤 旨遞略曰推心大臣毋間誠僞重待言官毋挫直士變故無窮毋拘常規制筭有妙毋失事機毋惡朋黨以疑羣正毋好辯給以啓讒佞毋特崇高崇高易塌毋輕踈賤踈賤反合 上以毋惡朋黨爲非嚴旨特罷因政院陳啓只命遞職四月拜刑曹參議
即日移拜右副承旨 特授承政院都承
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
館直提學尚瑞院正辭 不許 詔使來

迎送于碧蹄 時先生本生內弟鄭廣成爲都承旨以親嫌先生當遞

上以詔使儐接之際不可無先生特遞鄭而以先生爲都承旨

與同僚啓辭請遇災修省 時全羅忠淸慶尚咸鏡俱被災傷先生與同僚

啓曰臣等竊念仲夏爲正陽之月陽氣極盛王者體天行政門閭禁閉恐時氣之不宣關市毋索慮政令之或苛至於寬恤重囚而益其飲食別置騰駒而止其踶齧使萬物羣生無不遂其長養之性若於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暴兵來至此逆天時致乖氣之驗也伏願 殿下益嚴寅畏之心夏盡修省之道順宣陽氣排抑陰邪行寬大之功戒暴急之征存陰雨之備勅邊圉之事被災各邑量蠲民役以示敬天恤

民之義七月 特拜嘉善大夫兵曹參判辭不許尋拜司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劄陳四條劄中陳畏天變廣言路嚴宮禁謹婚姻等四條荅曰劄辭予敢不服膺但劄中內族婦人妄爲干預之說殊極驚駭所謂內族指何人而言做出此言者亦何人耶卿等其盡言無諱先生引避以爲臺諫因其所聞而陳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不可究覈言根請遞職名處置出仕三告加由時上從母李氏婦者出入禁中頗有干預之事故劄中及之九月又上劄請下罪己求言之教時災異疊現人心危懼先生上劄極陳消災弭謗之

策 十月拜弘文館副提學上劄論睦性善
柳碩等仍退歸石室陳疏遞免先是仁城君珙倡率
宗班加不道之說於 母妃累請廢處至
是又累出逆招 朝廷方議保全之策而
睦性善等投疏以試傾軋之術先生上劄
發其隱略曰性善等於危疑之際不顧
宗社之大慮自附於諸賊所引之王子
以試其超凡之術其心誠不可知也傳曰
新聞舊淫破 義六逆之二也性善等以新
進之人傾軋 朝廷設淫辭而破大義此
不順之大者也 國家之事由此可占伏
乞 聖明許臣早退 答曰知道先生即
出石室上疏曰臣既不師括囊之訓以淡
斥性善等之故而獲被峻旨所當結舌

而退不安復有所陳瀆而顧念此事雖是
二三年少輩所爲而其分別進退之際實
關於聖學修否之驗陰陽消長之會
朝廷治亂之分 宗社臣民安危之機故
不避雷霆之威終畢其瞽說焉夫大臣
三司處琪之論孰有謀害 王子之心臺
閣之請廣言路者豈出於欲行已志之私
而性善等以陷 君不測惟己是從等構
揑之語先試傾軋之手段以逞其進取之
計猶慮夫權勢之不能常持入事之不能
常期一則曰嘉禮可爲世安則圖結戚里
之助時世子嘉禮議於尹毅立家毅立
乃逆竪仁發之叔父也時議頗爭之一則
曰仁城無罪世變則欲受醻言之報弄幻
頰舌譸張捭闔神姦鬼譎出彼入此自以
爲聖明可誣一世可欺而不知人見其

肺肝矣其營營求利之態昭不可掩醜不可言若此用心將何所不至也臣之妄見適出於此而聖明乃以忠直嘉奬臣竊惑焉○後仁城君珙復出逆招益狼藉始右性善之輩一皆合辭請處以法仁穆大妃亦下教數其罪竟賜死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七歲五月差聖節兼謝恩陳奏使同日拜同知中樞府事聞命入城時海路危險前後見差者皆辭避三易望而竟歸於先生六月辭朝八月渡海十月到北京呈文禮部辨毛文龍誣揑本國事情己未遼廣之陷天朝人毛文龍率

流民避入我境椵島 朝廷接濟甚勤毛
將後漸猜疑構誣 本朝無所不至先生
呈文禮兵二部痛辨寃狀略曰登萊撫院
及大部因毛鎭揭報仍咨小邦曰有曰海外
情形微變屬國携貳可虞嗚呼皇朝視
小邦如子小邦事 皇明如父母子而得
貳父之名父而有疑子之心爲其子者當
何以自處乎小邦二百年來赤心事大
顛沛艱難萬折必東此天下之所共聞携
貳之言奚爲而至哉小邦 君臣所自聞此
言含痛結寃日夜腐心不知有生之爲樂
也辛卯之歲倭酋秀吉潛圖射天致書
要我假途爲名先寡君昭敬王具奏
聞 神宗皇帝降敕嘉奬竟發大兵埽蕩
倭氛再造屬國頃年小邦不幸倫紀斁亂
奸臣主和虜之謀寡小君 昭敬王妃奏

請廢置盡誅奸臣固已申大義於天下矣小邦區區忠義自以爲神明可質豈意猝遭罔極之言乎寡君仰戴 皇恩俯思職分日夜焦心庶幾 相時順動協助 王師一掎一角蕩滅此賊以報我 聖天子之德凡所以待毛鎭者一出於至誠百僚停俸而不忍遼衆之飢餓邊兵絶餉而先急遼營之運餽常餉陪臣罔或少懈今乃有大謬不然者人心不如我心一至此耶夫導虜爲難與奴合謀此天地間一極惡大逆果有卽一日不可不明其罪果無卽一日不可不伸其寃斷不容擬諸虛實之間一置之疑信之地使海外人心擧皆銜寃抱痛無所自容也又聞關上塘報虜酋之生也麗人送米十二包小邦擧國殫財以奉毛帥尚患不能贍而何暇發軍食奉餉仇

讎手至如送喪之說向年滾河之役小邦
元帥姜弘立等數萬全軍陷虜至今不歸
此輩久在賊中爲其所脅不無奴死從喪
之理也以此指爲小邦遣人送喪則豈非
寃痛之甚乎今自大部數奏痛辨仍賜宣
示再使天下知小邦初無導虜通使之事
然後三韓之民禽獸而爲人夷狄而爲華
反逆而爲忠順矣不然寧死於 北闕之
下何忍久蒙惡名容息於覆載之 間乎禮
部因呈文題本曰看得屬國之於 中朝
不啻戴皇天而依父母果懷疑貳之心則
罪誠難逭若秉堅貞之節則忠自可嘉今
朝鮮陪臣金尚憲等快示 昭雪一呈力辨
絕無携貳導奴之事爲其 國主鳴寃訴
誣呼天搶地其情孔亟有不白不休者其
所自述道路之傳聞塘報送米送喪等情

雖事在彼中遠隔異域臣部未敢懸斷其
有無而據其迫切之籲詞邇壬辰倭難
昭敬王乞師 天朝衛 恩再造且云二
百年一心忠順十年來援遼血忱或陷虜
迫脅之麗人雖保奴死從喪之事而其
國主之效忠竭志孝不愧於曾參倘不亟
爲昭雪則 朝廷之上遐邇之間天下皆
眞以麗人有導虜通使之罪一日難容覆
載之間揣情度理亦無怪其詞之哀而情
之迫也伏祈 聖明垂鑑憫其懇誠賜之
溫諭庶屬國 君臣不至以負罪懷疑畏
而益堅其忠順俾共秣馬厲兵協力滅奴
以爲恢復全遼之舉亦麗人之矢心以報
聖主者矣奉 聖旨覽朝鮮陪臣辨雪該
國攜貳通虜甚晰豈其累世敬恭一朝背
順効逆朕實推心度其無是該國君臣毋

自猜阻尚益堅乃心戮力同讎以明無他朕亦永鑑爾忠貞無替柔懷於爾國陪臣金尚憲等具見輸誠可嘉有朝天錄先生到登州有聞擊柝詩曰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飢不食萬家各安室獨向城上宿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胞義使我心肝惻華人見之曰眞君子之言也此外題詠亦多傳誦吏部侍郎李康先都御史張延登見其諸篇序而刊行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八歲三月在北京聞本國被兵呈文禮兵部乞出兵直擣虜巢以掣其後且辨毛文龍誣奏呈文有曰職等頃蒙提督票祇謁文廟路

上見者皆言鮮人不知其國之被兵乎
職等初聞未信但自驚訝繼而進于闕
下所聞亦如此奴賊之東搶決然無疑矣
仍竊念小邦兵單糧少四無助援平日所
仰望者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隔絕緩急
不能赴號而毛鎭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
不振江氷將合則入保海島以爲避兵之
計非但賊來不能飛渡毛營雖毛鎭亦無
由出陸以見虜馬況望其協濟小邦之急
乎以此料之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小
邦爲天朝守職盡分向年深河之役已
與虜結釁搆怨又以毛鎭藉在小邦奴之
必欲吞噬小邦者其心豈頃刻忘也直以
內憚關門寧遠之勢顧念巢穴不敢逞計
追新酋用事之時因虛示弱無故請款圖
緩關寧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

城池虔劉我士民窺覘我王京此其勢
豈獨欲呑小邦而已乎小邦一日不支則
毛鎭一日亦無所依著毛鎭既無所依著
則彼將揚揚恣睢專力西犯 皇朝疆域
之憂必不止於今日也然小邦倉猝之際
始雖敗衄忠義之師終必大奮誓滅此賊
以報 皇恩而靖藩維職等竊想東兵之
交尚未解也雖暫解亦不久復交也誠及
此時速發偏師乘其空虛擣其巢穴使賊
首尾牽制狼狽莫救則一舉而全遼可復
屬國可全羣醜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
機會也堂堂 皇朝廟筭已定區區小邦
陪臣固知不敢妄陳而芻蕘之言聖人擇
焉且係中國邊疆安危之機小邦 宗社
存亡之會在此一著不勝痛迫憂悶之至
冒昧鈇鉞之誅敢此仰陳該部因呈文題

本曰金等呈到部臣讀之未竟不覺捫膺
歎曰有是哉奴之狂逞狡詐一至此乎臣
實至愚極陋不能不為寧撫效一籌也奴
自發亂以後九年于茲唯去春寧遠一句
差强人意臣實擊節嘆賞之迨臣塡數中
樞與關外有同舟之誼夫寧遠山海之間
宿將重兵休養日久挑選精銳自足結隊
而東况南有登鎭東有毛帥北有疑虜該
撫期會並舉某作正某作奇某作前茅某
作後勁何以搗虜之巢何以邀虜之歸務
使奴首尾不能照應驚我軍自天而下則
殲奴酋而復遼疆在此一舉不然無以謝
朝鮮恐奴兵還巢之後併力西向為患正
方大也則何如及今乘奴兵之遠掠剋期
渡河先發制人耶登萊撫臣之報如彼朝
鮮陪臣之呈又如此臣是以痛心疾首不

能無一言也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
不能支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
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鋭輕兵直擣
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毋得遲緩坐失事
機軍門遣水兵數千到鴨江太監四人繼
至未幾罷歸大軍竟不出○其辨誣文有
曰伏聞毛鎮塘報有云麗人恨遼民擾害
暗爲奴賊奸細欲害毛鎮噫此何言也小
邦之失歡於毛鎮初不過參刀紙束之微
耳輾轉憎嫉日深月積常時搆捏亦已甚
矣至於今日居停之地共受兵禍軍民糜
爛疆埸潰裂 宗社存亾決在呼吸而同
仇之義少不見憐乘人之厄反以爲幸張
皇虛說必欲加以不測之名君子之用心
豈如是乎雖然此不足多辨也 天朝之
於小邦恩猶父母也毛鎮之於寡 君事

同一家也遼人之於我民義實同胞也天下寧有仇視同胞欲害一家與雠爲謀引入門庭背反君父而自甘禍敗之理乎萬目所覩萬耳所聽不過時月 朝廷必知小邦之冤狀矣昨者壬官又言閣下問及小邦與倭爲婚夫倭奴本一戾氣所鍾四海萬國蠻夷戎狄之中未有如此別種也小邦不幸與之爲鄰視之如豺狼毒虺不能痛絕稍存羈縻至於萬曆壬辰之歲欲犯 天朝假途爲名陷我八路覆我三都夷先君二墓擄 國兩子此小邦百世不可忘之深讎也只緣小邦兵微力弱未易自强 天兵撤回之後勉奉 朝廷權宜之策復許關市要戢寇鈔亦非小邦無故自通於雠虜也小邦雖僻在海外而久沐東漸之化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講

之有素豈忍與異類忩雜結親以辱其祖
先以羞其臣民以貽醜於天下後世也○
歸到登州軍門將行餞宴先生以本
國被兵 宗社播越呈文固辭不受 五
月奉 皇極殿重修詔以歸道拜大司諫
進階嘉義大夫復 命辭 不許 備忘記
觀使臣
賚來該部題本及 聖旨則我國被誣之
事非但快雪十行 溫綸字字丁寧非惟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致亦豈非奉使之臣
至誠感天而然也事甚可嘉使書狀各加
一資以示嘉悅之意仍 命引見先生上
疏辭又啓曰虜馬涉入 宗社蒙塵城下
之辱所不忍聞臣奉使阻滯
不卽歸赴 國難罪當萬死 上劄請謝遣

虜使以絶後患時虜使將至廟堂啓處接
待之事先生上劄略曰胡
閫臨戎詡以新兵毛帥有挾氣勢益張勒
住奉奏使臣亦可見其一端也若詗知劉
胡入境却使我 國執縛以送或生班超
揆虎穴之計遣一將領要其歸而縛取則
臣未知 國家將何以善其後也況醜虜
桀驁已甚聞其前至江都多出悖語今來
國書不無慢侮之辭酬答之際亦甚難處
伏願 殿下特令廟堂更加商量及其來
到近圻諭以事勢謝還劉胡俾悉我 國
不能自由之意彼雖無知容有諒其實情
之理假令嫌怒猶
愈於由我殺使也拜兵曹參判改都承旨
啓請勿復姜弘立官爵光海時 天朝徵
我兵挾攻虜賊元

帥姜弘立領兵至滾河不戰降虜爲其所拘是年春弘立導虜入寇媾成虜人留弘立而歸未幾弘立死 朝廷復官贈襃先生與同僚啓曰弘立受脤出境甘心降虜引賊犯國意在非望罪符逆豫惡甚賊罪實天下亂賊之甚者也 國家無法正論不行王誅未加徑斃牖下神人之憤至此極矣今若復爵贈襃則將何以勸人臣之忠而懲天下之惡乎 王言一下乞所關極重不敢捧承 傳之意敢啓

由往浴椒井于榮川仍省拜家廟於安東

是年春家族奉家廟避兵仍住安東李仁居獄起以副提學承 召還 朝上劄請遇災修省其畧曰殿下洊

懲既往之失益勉自盡之道毋徒勤勞於裁決簿書而務恢遠大之圖毋徒講論於訓詁章句而濬造高明之域雖謀屈羣策而必擇善而用中雖德洽好生而必癉惡而盡姦使春生秋殺夏育冬遂各順其道無失序亂行之事則天意克享而災異可求消矣

十月兼 世子右副賓客郎遞○十一月拜大司諫旋遞○十二月兼同知春秋館事 上劄請勿以中國物貨與虜略曰

自古關市之道皆出土物以有易無寧有遠貿異國奇貨以中夷虜之欲而啓無窮之弊者哉弊源之不塞猶不可謂謀國之善況大義至嚴後患至重者何可不深思

而善處之乎 天朝若聞我國用中國
物貨以與虜互市必大怒而斥之向日毛
帥構誣之言不幸相符未知朝廷將何
以辨之也議者多言兇賊密邇其勢可畏
天朝寬大必不我責臣以爲不然臣之事
君猶子事父豈可恃父母之慈愛而怠於
敬謹畏盜賊之侵凌而不顧大義乎設令
天朝寬而不責取之 父母之國用之仇
讎之虜顧於
義何如耶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二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九歲正月柳孝立謀逆事覺以大司諫參鞫時孝立許迫等謀逆將推戴仁城君珙事覺伏誅四月上劄請虛心察理禮使臣下時判義禁徐渻以微事下獄諫官權濤亦被削黜玉堂諸臣上劄論事上以輕躁爲教故上劄論之拜副提學改都承旨○加資憲大夫辭不許錄前參鞫勞也八月拜刑曹判書移大司憲遞拜議政府右參贊○

冬 特除都承旨先生屢拜是職 上嘉其稱職不拘資級而有是除

二年己巳先生六十歲 二月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三月病遞都承旨西敘尋拜同知中樞府事○四月疾就 遣內醫視之 命內局賜藥物下教政院屢問證勢輕重上疏陳謝○閏四月上劄陳時弊請講要務革弊政紓民力養軍兵 七月拜右參贊兼弘文館

提學辭 不許○八月上劄論金差招

見禮略曰竊聞自上招見金差時逆奴仲男並許椅坐臣不勝駭異未曉廟堂之意也自上招見隣國之使其禮甚重不宜草草講定啓敵人凌侮之端而貽國家無窮之恥也昔南宋之日國勢未振虜人所言不敢少忤其時有割地不已必至再拜再拜不已必至稱臣之語千古爲恨前事之明鑑後世之所當戒者也我國家兵威武力未必大瘉於隣敵而其所以維持保守者以有禮義名分也今並與所其區區所自保者而不能守之則雖有倉廩府庫宮室百官之富實與亾國無異也胡銓所謂不戰而氣自索者不幸近之臣不勝痛心焉仲男既已椅坐於 殿下之

前待之以客禮則今雖竭東海之波未足
以洗其恥臣之所言豈復有一毫之捄哉
殿下何不大奮發大變革決於一心誓於
神明浮言邪說不得投間則中興萬世之
基自今日始也豈以千里而畏人哉倘或
不然而徒以含容遜順爲保國之長計
則國勢駸駸然日入於左衽之域矣如
仲男客遇之禮特毫末之微耳 上優答
而不能用 十月拜大司憲復論劾睦性善被
嚴教引避 特遞授知敦寧府事屢疏不
拜因昨年逆變追論性善前事
三年庚午 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辭兼帶弘文館提學

同知成均館事三告加由再疏得準○入

校卜先生所撰伯氏仙源先生碑銘云母舅鄭公昌衍壻張維暨不肖一家四人同時校卜云冬拜禮曹判書文兼弘文館提學

○上劄請於 國忌日權停望闕禮蒙

允施行略曰成宗大王忌辰適與皇帝聖節相值聖節賀儀慶祝歡抃之禮不可廢也先王忌辰素服哀疚之心亦不可忽也臣聞吉凶異道哀樂不相干禮之大經也忌者喪之餘賀者樂之事以喪餘之日而躬舞蹈之禮恐有乖於不奪其喪親之訓也禮雖有不以卑廢尊之文此則指祭祀神祀使人代行之事其

與親行舞蹈於枩餘之日不同也且殿下於禮訖還宮之時穹過殿內咫尺不違之地餘敬未盡而遽撤宸版乘輿以臨亦似未安豈若還由來路之心安勢順乎
上依劄施行

四年辛未先生六十二歲三月承 命奉審 太祖
大王影幀于永興府濬源殿缺月復 命
○冬拜大司憲兼 經筵 世子賓客移
拜都承旨竝辭 不許

五年壬申先生六十三歲二月劄論追崇祔 廟非

禮仍辭遞反正初上祭私親廟禮官
議定祝辭稱考儒臣爭之不能
得俄而追崇入 廟之議遂起舉朝經年
力爭時適有 太廟之災先生上劄略曰
伏見禮曹啓辭 宗廟階砌無故頹落聲
動 神御臣聞來不勝震驚憂懼之至
太廟者 祖宗神靈所聚之地也人君凡
有所失必 先戒告警惕以示修省改過之
端昔飛雉升鼎殷宗修德寢郎獻夢漢武
悔過神人之理顯微無間其丁寧之意不
啻若諄諄然命之也夫階砌者等級也等
級猶名分也名分壞則下犯上臣犯君之
象也神道玄遠 雖未知某事之應而今茲
之事實爲明白 殿下揮斥廷議銳意追
崇必欲亟舉 典禮若爾則升祔 大院君
新主而祧毁 成宗大王舊廟也 大院

君於 殿下親也於 成宗臣也子孫也
升不當升之臣與孫祧不當祧之君與祖
是等級廢也名分壞也 廟禮之變孰大
於此愚以爲 祖宗神靈於此必大變動
大警惕以啓我 殿下悔悟之心也伏願
殿下遇灾恐懼深思反求亟示悔悟之意
俾無過舉之尤尋拜刑曹判書○五月復拜大司
憲率同僚復論追崇 廟號啓曰 殿下前日以不入
廟爲教羣下莫不仰之會未幾時又下
速定 宗號之教一哉之 心豈如是數
變乎自古入廟而不稱宗則有矣未有不
入廟而稱宗之禮也請加三思亟寢追上
宗號之命劾吏曹判書李貴荐被 嚴旨力辭

得遞未幾連有 譴出石室待 命時李延平貴力主追崇之論恃其恩寵侵辱大臣先生劾之曰李貴不顧事理每發麤厲之氣貪緣議禮侵辱大臣凡在見聞孰不痛駭東方雖小本以禮讓立國禮讓亡則國隨以亡豈不寒心事關 國體不可以勳貴而饒貸請 命罷職始建家廟于石室○六月聞 仁穆王后喪入臨還石室

六年癸酉先生六十四歲夏用大臣薦拜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咸興府尹上疏

辭不拜○十二月拜大司憲屢辭 不許

入謝上劄論六條一曰節私慾以養聖躬二曰務實德以謹天戒三曰廓言路以廣聰明四曰嚴宮禁以杜交通五曰省煩冗以紓民力六曰選將帥以固邊圉辭免還石室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五歲夏拜大司憲兼藝文館提學屢辭不就○領議政尹公昉陳劄薦先生請以自代尹公子海嵩尉新之所撰行狀云公病亟陳劄言金某剛方正直宜為大用 擧以自代蓋某以不稱旨退居有年雖在 君臣未契者苟知其

賢則推引益力如此
上優答之未久用其言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六歲三月拜大司憲三疏辭遞

略曰殿下旣以言責命臣臣當竭誠盡慮思所以稱其職者而苐今日可言之事皆諸臣之所已陳殿下之所厭聞況臣愚妄屢試不可用者乎夫身用言廢古人所耻臣雖駑甚亦何安於此也臣與其進而不得言曷若以退爲諫而冀悟聖心之萬一乎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殿下於此三復致思翻然改圖誠心遇下容受讜言朝廷之上無以言獲罪之士則雖在草莽巖穴之人亦皆聞風興起願立於朝矣如臣衰敗癃殘者老死丘壑亦已榮矣

遊清平山有淸平錄○夏拜成均館大司成辭不就詮曹以士習不美啓請可爲師表者勿論資級擬望故有是除

八月拜大司憲再疏力辭 不許召旨三降遂入謝御批卿之剛方予日思之須速入來以振頹綱又曰予之思卿如此卿亦無戀闕之心哉雖有疾病勉強上來以副予求舊之意先生黽勉入謝時有罷榜之論兩司爭執先生啓曰爲國之道謹守法令法令不固則民志不立而橫議肆行國不可爲也罷榜者天下之所無而我 國之弊習昔在 三 先朝設科之後每爲罷榜之論士習日渝弊亦不貲不得已因禮臣建議依 中朝之例塲屋雖有

變故試官之應罷者罷之舉子之應削者
削之永勿罷榜事疏而爲令著爲定式斷
不可續續撓改也今番科舉場屋變故雖
多徐究其故則皆不過試官舉子之所失
應罷者罷之應推者推之應削者應爲處
置之而已何至復爲罷榜之論廢先王
已定之令啓後日無窮之弊哉不但今之
榜不當罷自今申明舊令勿開罷榜之路
俾士心有定弊習永絶可也前後引
避至四玉堂請遞　上特命出仕陪祭
山陵得疾舁還辭遞先生於歸路疾發上使御醫診視特命
陪從中親屬一人留護屢問病勢輕重　十一月拜大司憲兼
備邊司提調上劄請養兵選將大意請分遣監軍御

史三人于統營及慶尚左右兵營與閫臣司議軍務專意訓鍊御史許帶臺衛兵使以下官吏犯法及軍民獘瘼隨聞馳啓

三告加由又上劄辭職仍寓勸戒之意略曰臣中年百病身事艱危廣迎名醫日求方藥而所言各異未知適從歲月之間略試諸術刀圭之力不能救沈痾之疾責效太速厭倦繼之殊不知良時易往暮景如飛千金之軀忽然若朝露客邪交侵鬼事漸迫撫躬悲歎將復何及當時有勸臣以神丹妙劑保元延壽之術者不用其言臣以至於此臣不勝悔恨哀憐之至伏願殿下勿以臣言爲狂妄於保養聖躬之方務盡其極益修祈天永命之道以基億萬年無疆之福

十二月 仁烈

王后上賓與同僚上劄論事 請惕然警動務修實德以

答天譴又曰大喪衣衾絞冒之具一取

於市民未知此例刱於何時而國家設

尚方以爲內府吉凶之費安有預具而乃

至知此奚止市民之失望甚非王制之本

意也且大行王后謚號初以明德議擬

而復因下教改擬明憲臣等雖未知

聖意之所在謚者有司之事若出於一時

入主之意則不但有歉於大公之道抑恐

來後世之議而

啓他日之例也

九年丙子 先生六十七歲 春拜工曹判書兼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再辭文衡 不
許尋改禮曹判書上劄論報虜 國書 時虜
使因事致忿不傳國書而歸廟堂將以私
見竊寫者追答報札先生上劄言無挾自
大過機不受致渠忿怒反肆倨傲輒復卑
辭懇求自取侮慢甚可歎也況渠自發其
主之命而我以私見竊寫者追答報札寘
博原之書僥倖彌縫之計 國體安在哉臣
則以爲斷
然不可也 三月加正憲大夫 元孫誕生先
生以內醫提
調侍藥 產室
故有是命 承 命撰進 罪己敎書
時因司諫院請下哀痛之敎 命先
生製進敎書旋因廟堂啓辭寢其事 上

劄論西路設鎭分兵便否略曰夫和之不可恃不待今日而後知也致兵搆亂雖未能日月期而亦岌岌乎殆哉以 國家宗社安危之重待決於安州一城之勝負豈不寒心賊若踰入於海西則事不可爲也臣之愚計關西設三大鎭使都元帥鎭慈母城副元帥鎭鐵甕城本道兵使鎭安州城三分關西屬于三鎭各選屬邑軍民之精銳武士之勇敢者撫養訓鍊更代以時使自爲守必有大益然兵少力弱難以久抗大敵有事則黃海之兵救慈母咸鏡南道之兵救安州北道之兵救鐵甕安州受敵則慈母鐵甕共救之鐵甕受敵則安州慈母亦如之又擇大臣重臣之忠藎威望者駐劄平壤統御三鎭不必事事遙制而臨戰逗撓失律

者請 命而行法焉又選三南關東畿內
兵整飭戎器緩急即召以充宿衛且如都
元帥之兼領平安監司三鎭所屬要害之
守令間許主將薦聞亦可竝議也此其大
略若夫潤澤損益惟在廟堂深思而熟講
聖明睿察而夬決也或云計畫已晩無救
燃眉然臨渴之井三年之艾亦愈於坐以
待盡若遭今日之勢而毋變今日之規模
終亦末如之何也 夏由大司憲拜吏曹判書以廉
謹 特加崇政大夫竝固辭 不許時上命
選朝臣中廉謹之人先生與數三宰臣膺選 七月因科擧罷場
劄論優容○八月辭職乞退三告 不許

又上疏辭前請仍論兪伯曾事 嚴旨特

遞退歸石室時司諫趙絅疏論時相語頗深仍致鬧端兪伯曾託於公論 筵對右絅先生惡其乘時下石之意劄論之 十二月清人入

寇十四日 上幸南漢山城先生追赴

行在虜勢焱疾犯境三日哨馬已到西郊上欲幸江都至崇禮門不得出蒼黃入南漢山城先生聞變追赴病臥寓舍十七日肅拜 行宮請對卽 命引見 上曰不遇識務之人以至於此先生對曰羣臣之罪可勝言哉然旣往不諫今日之計必須先戰後和若徒事卑辭請和則和亦不可望宋人有言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

戰爲應此言在今日最切未知上
意以爲何如也 上曰卿言是矣 十九

日詣 朝堂折斥 王世子就質之議 大臣

以下請對欲以 世子爲質于虜營 先生
卽進于備局詰問 領相金瑬答曰爲 宗

社不得已也 先生切責曰 宗社無主則
何以不爲 宗社豈有臣下倡爲以 儲君

與賊之議者乎我與建此議者不可同日
生也相公卽可復入自陳前計之誤不然

忠臣義士必有奮臂而起者矣辭氣嚴峻
左右縮頸瑬惶汗沾背不知所出乃詣闕

待罪 世子由此停退自是廟議
稍紬 然疾視先生如待一敵國云

差備邊

司提調又拜禮曹判書○入對極陳一意

固守之計

其略曰守堞軍兵一萬七千數百人城中民及扈從百官奴子
各司胥徒本州官奴亦不下七八百人而本城形勢亦多險絕防守稍緩處今須料
理善為分配抽閱各營精兵可得四五千擇武臣可堪將領者各配千名或數百日
夜同處乘便出奇夜斫虜營萬一有濟今當於死中求生粮食有限外援難恃豈可
坐以待亡乎金臺以為守堞之卒決不可抽用以待　上意亦以為然卒不能用○一日
引見備局諸宰先生在後列　上忽下教曰禮判自今亦須深思方便之計勿為固
執對曰臣何敢固執謬見以敗　國事但欲願忠而計慮淺短無所裨益亦不敢雷
同隨衆以負初心自　上亦須堅定勿動上曰將何恃先生曰天道可恃也　上默

然時戚里洪振道者造蜚語謂和議歸一
而獨一二人爲梗滿城人心無不怨咎云
云蓋指先生而言 上
惑於其說故有是 敎承 命禱城隍廟
及百濟始祖廟時受圍日久無計可施命禱城隍及百濟始祖廟
以祈冥應先生承 命再行一日大風欲
雨及先生禱城隍風即止不雨仍啓曰人
窮則反本故疾痛慘怛必呼父母 今者
元宗大王影幀方御開元寺請自 上親
祭以告之
即允

十年丁丑先生六十八歲正月十六日詣廟堂哭裂
國書請對極陳死守之義先生以病不詣備局者數日諸

大臣促起之遂力疾以往崔鳴吉方草正覩
國書有若得意皷舞者然先生不忍正
直造三公所在領相取鳴吉所草國書
以示之書中求哀請降之辭極其卑諂有
臣罪擢髮難數等語先生讀未半不勝憤
激慟哭裂書謂大臣曰諸公何忍爲此事
乎金瑬曰然則其中已甚處可改之鳴吉
拾取而嘻笑曰公雖毁弃吾當補綴以進
矣因謂人曰裂麻痛哭安有如此事也其
人曰何以處之鳴吉曰扶而去之而已奈
何先生復責之曰今日之事在國家固
不忍言雖以公之一身言之以累世名族
擔當此事不思忝辱先祖乎況公之先人
亦嘗出入先生門下知名於士類間頗爲
儕輩所許而公今如此他日何面目見先
人於地下鳴吉曰何獨咎我至此先生曰

今日之事非公當之誰復當之鳴吉變色
而出先生詣闕請對憤氣塡胷涕泗交下
嗚咽不能言良久始啓曰臣毀破國書
罪當死今日之義不可兩立請先戮小臣
以一人心 上遽止之曰卿何爲此言予
非爲一身計上爲 宗社且念王室尊
屬盡在城中誠不忍擧族就滅也對曰臣
之所陳乃所以求生之道也昔靖康之難
宋之臣子皆勸欽宗親詣虜營豈盡爲不
忠者特以不能深慮牽於虜人講和之說
終使君父陷沒彼徽欽爲虜所迫千辛萬
苦於沙漠之間到此雖恨不死汴京宗社
之下何可及也自古善待降國之君無如
晉武隋文宋祖而未有仍王其國者況虎
狼之心必不可測願 殿下勿爲和議所
誤今者軍心未變糧食足支一月山城形

勢絶險敵兵雖多必不能仰攻 君臣上
下誓心死守豈無爲 殿下毅死者乎萬
一天心不悔歸見 先王於地下無愧也
何可復蹈青城之轍乎我 朝立國名義
正大今若俯首臣虜惟令是從則將向所
不至乎草野義士必有憤惋欲死者難言
之變尤不可不慮也 上不答俄報虜使
來在城外求見宰臣先生又啓曰 國家
存亾決於今日不可但與一二臣圖議請
召二品以上侍從臺諫僉議可否先生退
出而竟無會議之事翌日宰臣奉
降書詣虜營是正月十七日也
不食六
日又自經幾殊
翦人救
解得甦
遞禮曹判書
大臣
以爲
自上出城時不
可無禮判遂遞之
聞廟堂將執斥和臣與

虜扶詣 宮門請行時虜人要索當初斥和之人體府難於查出使之自首因致遷延於是四營將官軍兵各露兵器來譟于 行宮外請得斥和臣與賊語極悖慢見者莫不懍懍蓋洪振道申景禛等使李英達柳瑚嗾四營倡爲此擧要脅 君父且使異已者毋敢或梗於出城之議其原實出於主和者之計也

於是先生啓曰 朝廷將送斥和臣于虜營以塞大禍當初首謀敗盟臣雖不敢自當至於近日臣力爭于廟堂請勿送降書且其書中有臣子不忍見之處臣不覺痛哭手毁其草斥和之罪臣雖獨免伏蒙請命 傳曰卿之請命似過安心退去

廟堂將送赴虜營遂復食待命某曰廟堂抄勘

斥和臣鄭參判蘊尹大諫煌等十一人而以先生爲首將送虜營先生不食已累日困不能起至是强食待命臺諫力爭不宜濫及多人遂只送尹集吳達濟兩人

上聞病重遣内醫視之○晦日　上出城

先生扶出道邊望拜痛哭仍留城中○二月一日聞伯氏仙源先生殉節江都○七日出自東門往安東豐山轉入鶴駕山西美洞先生始止豐山已而厭村居煩囂移美洞入鶴駕山下西美洞結茅數椽扁以木石居有感懷四絶自註云平日親舊晏然爲餔人役者多矣雖非本心亦可惜也

○先生始號淸陰退歸石室又號石室山人至是嫌惡僞虜國號改以西磵老人

四月以扈從勞錄加崇祿大夫上疏辭不報朝廷錄酬南漢扈從勞先生亦與焉上疏辭曰伏以臣本病人加以年老誖眊隕心於擢髮數罪之書失性於天地反覆之際形存神死有同土木無復有立朝從仕之望轉輾流落朝夕待盡不意伏聞南漢扈從諸臣俱受賞加而臣名亦在其中臣始焉驚疑終焉慚懼涉月經旬愈不自安方 駕住山城也大臣執政爭勸出城而臣敢以死守之義妄陳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手毁其草痛哭廟堂臣罪二也 兩宮親詣敵營臣旣不能碎首馬前病又不得隨行臣罪三也

臣負此三罪尚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始羈靮者均蒙恩數也伏乞殿下亟收成命以昭勸懲之道如臣濫厠者必有公論改正之事而遠伏荒野聞見未逮猥此煩顲無乃謬乎且臣伏念寒暑不輟則裘葛不可廢敵國未滅則戰守不可忘伏願殿下克勵薪膽之志增修保障之地免使國家再辱焉嗚呼毋償一時之要盟毋忘前日之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毋輕絕父母之邦誰能爲殿下懇懇陳戒哉夫以千里爲歸人役古人所羞每思先王萬折必東之語不覺泣涕霑衣也伏願殿下念之哉念之哉臣狂惑迷亂又復妄發萬死萬死

秋右議政崔鳴吉削先生名於校下

十一年戊寅 先生六十九歲 復金念祖書 金果川念祖抵書勸

先生強起弼誨先生答曰示諭縷縷厚誼良至寧不知感然竊怪左右愛我之深而知我之淺也僕前年徑退今日難進皆有其義但不敢索言以滋謗舌惟當靳知於後世之叔度耳儻未及瞑獲聞復讎雪恥之議雖在九原猶有生氣也

著豐岳問答 或問大駕出城之日子不從何也余應之曰若蹈城之外一步地則是去順效逆之日大義所在一毫不可苟國君死社稷則從死者臣子之義也如至奉寇讎犯上國則極言爭之爭而不用則退而自靖亦臣子之義也古人有言臣之於君從其義不從其令士君子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歸不顧禮義惟令是從者

乃婦寺之忠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又問賊退之後終不奔問此義何如余應曰變亂之時流落草間不得扈從則賊退義當奔問余則同入圍中言不行而去之日義之終尚不可渝何區區小禮之必拘乎子家羈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古人於出入之際斷之以義有如此者又曰子言大義不可苟則然矣世祿之家受國厚恩獨不念祖宗之遺澤乎余應曰吾之從義不從令欲扶二百年綱常者所以不負先王教育之澤也我國素以禮義聞於天下一朝遇難不能誓心自守爭勸君父屈膝於寇讎之庭何面目見天下士大夫亦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也嗟嗟今之人亦獨何心哉

又作擬與人書 其略曰金虜自作釁端鮸

豕蓐食虔劉我士民係虜我婦女傾覆我
四都刼奪我 國寶逼行我 儲君汙辱
我 宗社此我國臣民百世不忘之讎
也效忠順於寇讎之庭其何可忍 朝廷
雖過聽用事者之計姑與之順從而一介
狂妄欲守其志自屛於山野者亦出於聖
賢從義之訓自不知其非也僕本褊性加
以老誖蒼黃奔問急在園中有言不入有
計不施終見奸宄之徒表裏煽動挾虜脅
君賣國自功崩心之痛結爲大病銘
宣祖萬折必東之敎感 神宗再造小邦
之恩彷徨中谷泣血焦乾飢渴之不知恤
霜露之不知避日夜所自誓於心者直欲
一劍斬單于頭剖奸臣心上以慰 祖宗
在天之靈下以洩擧國無涯之憤而力有
不能得其意誠可愍而其情誠可哀也

夜起獨行詩先生自丙子以來居常憂悒夜不安寢獨起彷徨不避寒暑有詩曰南阡北陌夜三更望月追風獨自行天地無情人盡睡百年懷抱向誰傾

四月往湖西哭仙源先生几筵有祭文

秋掌令柳碩等論啓請極邊安置遂還豐山待命時南以恭秉銓引用不靖之徒布列臺閣將爲網打之計而以先生爲奇貨柳碩等兼欲乘時修郤啓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豈可以運之汙隆身之利害貳其心哉方南漢下城之日 君父路不測之危臣民同罔極之痛先身後 君義所不敢出而金某抽身遠走會不顧戀時事稍定竟闕來覲

偃息偃地越視　王室自以爲潔身全節
不事汙君皷扇異論彰　國之惡人臣之
義埽地盡矣要名販　君樹黨誤國特
金某之餘事耳其無　君不道之罪不可
不懲請　命極邊圍籬安置　答曰論罪
太晩置之無効持平李海昌時在告中還
出獨啓請削頑等於仕版副提學李縈等
又上劄請罪頑等自　上違下嚴旨大司
憲金槃停啓仍請罷頑等官略曰國家
遭罔極之變爲　宗社大計不得不用權
以紓禍而苟無一線守經之論惡在其東
方禮義之稱也金某當天地變易之日不
忍主辱敢爲死守之論其論不售求死
不得旣以永訣於　聖明所以不覲於
還宮之後其情可悲烏可執以爲罪乎頑
等構成極罪必欲置之重典其乘時逞憾

之狀在所難掩況不事汙君之說苟非出於金某之口則爲臣子者所不敢筆之於書而碩等忌於搆罪自爲是語此何心哉時朴啓榮李烓鄭之虎崔繼勳李汝翊李道長權濤朴守文朴敦復洪瑱李雲栽李慶相任孝達申濡李禂金壽賢等附碩論相繼論請十月持平李道長等再發前論請中道付處○二十一日 命罷職○十一月李烓等請遠竄○初三日 命削奪官爵

十二年己卯先生七十歲 十月與諸族人會奠于五代祖以上諸墓先生八世祖典農正七世祖閤門奉禮公墓在

豐山六世祖比安公墓在醴泉穆谷五世祖判官公墓在於驛洞代序迭遷節祀未舉遂與宗族謀置祭田立享儀每年十月會族人就墓行事有追遠錄序等篇

還給職牒繼 下敘命○上疏請勿以兵助虜西犯時清虜將犯 天朝刼招我師朝廷命將發兵助之先生聞之慨然裁疏奉以告于祠堂 其略曰伏以臣積毀砭骨分甘投荒伏蒙 天地父母之恩行譴旣免職牒繼還偃息田廬沒齒爲期自念老病餘生朝夕待盡無以報 盛德之萬一惟日夜感激涕泣而已頃者伏聞 上候違豫久未復常臣子之心雖切憂慮素昧方技末由效誠近日又聞道路言 朝廷從北使之言將發兵五千助瀋

陽包大明臣聞之驚惑未定不以爲然
夫臣之於主亦有可從不可從子路冉求
雖臣於季氏孔子猶稱其有所不從當初
國家勢弱力屈姑爲目前圖存之計而以
殿下撥亂反正之大志臥薪嘗膽今已三
年于玆雪恥復讎庶幾指日可望豈意愈
往愈微事事曲從終至於無所不至之地
乎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
可忍從逆不可爲也 有復於殿下者曰
人有助寇讎攻父母 殿下必命有司治
之其人雖善辭以自解殿下不赦必加
以王法此天下之通道也今之謀者以爲
禮義不足守臣未暇據禮義以辨雖以利
害論之徒畏強隣一朝之暴而不懼天
子六師之移非遠計也自丁丑以後中
朝之人未嘗一日忘我國特恕其亡救

而敗拜戎非本心也關下列屯之兵海上
樓船之卒雖不足於掃氊裘復遼疆而其
於禁我 國之爲樓則有餘也若聞我
國之人爲倀鬼於虎前問罪之師雷奔霆
擊帆風一日直到海西畿島之間毋謂可
畏者獨在於瀋陽也人皆曰彼勢方彊違
之必有禍臣以爲名義至重犯之亦有殃
與其負義而終不免危亡曷若守正而俟
命於天乎然其俟命者非坐而待亡之謂
也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以此
守國未有不獲其佑者也我 太祖康獻
大王擧義回軍建二百年鞏固之基 宣
祖昭敬大王至誠事大被壬辰年拯濟
之 恩今若弃義忘 恩忍爲此擧則縱
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 先王於
地下亦何以使臣下盡忠於國家哉伏

望殿下赫然改圖亟定大計勿爲強㬥所奪勿爲邪議所訹以繼 太祖 宣祖之志以副忠臣義士之望臣受 國厚恩久從大夫之後雖在廢退當此 國家莫大之事義不可泯默前日柳琳之行臣居違事迫未及獻言茹恨在骨至今耿耿玆敢不避忌諱輒陳愚悃恭竢鈇鉞之誅伏願 殿下垂察焉 不報

十三年庚辰 先生七十一歲 十一月承 朝旨將赴瀋陽告辭家廟某日發豐山 虜差龍骨大等出來灣上招領相洪瑞鳳吏判李顯英等問曰本國有金某者不受官爵不用彼國年號云有之乎又問此人同入山城不隨 駕下城遠往他處指敎年少輩上疏斥和云然

耶領相以下慌惕失措不敢爲先生地都承旨申得淵亦在招問中持先生以求自脫於是 朝廷促先生星夜就道先生聞命卽行其告廟文曰竊位于 朝安玆古義將陷不測遠辭神位不勝感愴用申虔告又有畱贈金希振詩

十二月初九日過京城 上遣中使賜御札貂裘

上疏謝

先生行到城外 上遣中使賜貂裘且諭以御札曰 卿以 先朝舊臣從予遊者亦且多年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也是以頃年退去猶極缺然意外禍生竟至於此良由寡昧不賢之致言念及此不覺淚下切欲相見難便未果卿須善對以解其怒先生對曰小臣無狀不能終始仰答 聖恩臣罪萬死又上疏曰臣言無

少補身有遠行行過國門跡阻陛辭中心耿耿感慕徒增不意淵衷由體微忱內使臨存天語惻怛琢褒接手暖氣回春若登螭頭再覲龍顏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無任瞻天望闕泣血馳情之至 上於筵中下教曰見金某疏似其手筆此乃永訣之意不忍見矣仍泣下數行羣臣莫不感愴 上問于大臣曰卿等見某乎其意如何沈悅曰其人少無低昂底意到彼言語之際不無觸怒之患親舊皆以此戒之矣 上曰然則略不動心乎悅曰擧止閒暇無異於平日矣

十八日到龍灣時龍胡催督甚急發送從胡於中路以促之先生晝夜兼程十八日到灣上龍胡會領相諸人招先生入先生布衣草履著浩然巾携杖而前

歆卧於李顯英之右龍胡等問曰丁丑
國王下城之時獨以爲清國不可事不從
下城是何意耶答曰吾豈不欲從吾君
老病不得從耳又問丁丑以後除拜官職
一不受之至於還納教旨是亦何意耶
答曰 國家以吾老病初不除職寧有還
納 教旨之事耶又問助兵時何以上疏
沮撓乎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而
國家不用吾言如此之事他國必欲知乎
龍胡遽曰兩國既爲一家何以謂之他國
答曰兩國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國乎
即使撻出別無嗔怒之色虜差梧木道曰
朝鮮之人言語之間專事婞婳此人應答
甚快最難老人云從胡等亦嘖嘖稱歎翌
日遂以先生渡江而去龍胡路
中獵得山鹿以二脚先獻先生 二十六日

至瀋陽

十四年辛巳先生七十二歲拘留北館正月初八日龍胡及諸胡聚於一處送人質館邀世子及使臣來會先置先生於大門外以虜汗命詰問如灣上時先生答如前遂拘置北館有雪窖集○十一月夫人李氏在安東卒○十二月先生疾欲清人使出往義州先生患疾猝欲汗使龍胡審視使之出送拘留義州在途護行胡差如遇險路輒下馬前立手扶乘車其尊敬之心終始不懈

十五年壬午先生七十三歲正月初二日到義州間

李夫人訃設位哭成服如禮○上疏陳情

又上 世子書 有灣上諸詩附見雪窖集○先生常於生日倍切悲愴不許家人獻觴適於是日主守送酒饌先生有感懷詩曰故山松栢鎖幽宮疇昔歡娛入夢中今日一盃誰爲進白頭千里泣無窮

十六年癸未 先生七十四歲 正月虜又拘入瀋陽 賊臣李烓潛商事發覺虜逮治鳳凰城烓告虜以 朝廷機密以及於先生而冀自免 朝廷執烓誅之虜差至執烓詰問 朝廷而回到義州復以先生北去 自東館某日移北館 先生始至寓東館一日龍胡等招先生至使人扶擁

而坐先生側身橫足龍胡以下頭 國事
指揮文臣主張殺烓等語爲問答曰 國
家已定之事雖在朝之臣尚不得更改
況被罪在外之人何可干預乎但李烓祖
子孫三世有負國大罪我爲臺諫論啓
加罪李烓以此切齒銜毒常圖報復此乃
國人所共知也問畢遂拘北館○時崔相
鳴吉亦被拘執崔以詩說經權之意云湯
氷俱是水裘葛莫非衣先生次其韻曰成
敗關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反夙暮詎可
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衆莫違寄言明
理士造次愼衡機又有咏魯仲連詩曰月
暈孤城晝暗塵邯鄲朝暮且降秦當
時不有先生議蓄殺千秋萬古人 四月
出寓質館龍胡等來詣 世子館前招先
生及崔鳴吉傳言曰今者方施

大霈之典特爲放宥出置 世子館所近
處仍以解鎖龍胡使先生及崔鳴吉西向
謝命崔肘先生欲與之偕先生託以腰病
終不爲禮龍胡強之而亦不動崔獨西向
四拜且跪謝於龍胡 龍胡瞪目視先生者
久之先生遂爾謝於 世子仍留質館
上引見某官朴潢先是朴潢亦隨先生被
拘瀋陽至是自義州放還上問及先生
而不名曰金判書事始慮其必不得免矣
今幸得釋如是則彼之當初執去何意也
對曰烓之告變專委搆陷故有此舉矣
上曰前在山城此人所爲未安矣今番入
瀋他人皆失舉措而此獨全節至於國家
所賜銀子亦不用之還爲進納當初先生
入瀋時 朝家賜白銀以爲被中需用之
資其清剛可嘉潢曰臣與某年輩懸殊未

嘗服習今番入瀋數年同處見其有過人者蓋死生在前而不以爲意至於再入之時益不動念矣上曰疾風知勁草此人有男子氣象矣他人則雖以等閒事入彼亦多失措矣

有雪窖後集

十七年甲申先生七十五歲有雪窖別集○四月

大明亡詩以痛之

流賊陷北京有帥臣吳三桂者邀虜人入山海關大明遂亡先生有詩曰鐵馬胡笳山約海月紅猶戰血漢宮春諸侯不赴驪山空憶秦庭痛哭人又曰拳節朝周昔作賓皇恩如海到陪臣天翻地覆逢今日未死羞爲負義人又曰愁聽荒雞半夜聲遼河風浪恨難平書生筆力慚無用誰慰天

都九廟驚又次栗谷先生韻曰可恨又可
恨恨今天下拙訏謨久失空大命忽中絕
豺狼處都邑冠冕倒靴韈偷生竄身徒錦
繡易短褐野老暗呑聲官兵多委骨萬姓
寄鋒鏑何忍獨苟活皇天亦不仁子亾父
不恤可恨又可恨滔天起秒忽民力最所
惜費用空搏節因念稼穡艱山水代無逸
閣尹作阿衡佞幸爲傳說　高皇萬世業
一朝同弃物太子及諸王倉卒不得訣
中華臣子痛反爲敵讎悅可恨又可恨夷
言喜轉聒噪騰誇馬足幸若笑露華濱思
翻覆理得在劉前失海內多賢藩周社應
再栗大老載渭獵遺材收點瑟中興佯宣
玉三捷見一月江南消息斷寸心增鬱結
所憂非我力憂端幾欲輟自然從中來眞
悴寧可沒首陽邈難登隨處有薇蕨我屋

石室下歸騎何時發虛奏鍾儀音飽餐蘓
卿雪威弧久未弦寶劍空在室羈形外銷
鑠憤懷中激切胡無百年運理豈後世屈
時聞達權論未終心己咈聽彼赴海波日
夜長汨汨可恨又
可恨此恨終不滅

十八年乙酉先生七十六歲二月還自瀋陽到西郊
上疏不報三月某日出石室時淸人新據北京送
還世子及諸質子先生亦東還到城外
上疏略曰臣逋慢積戾轉入坎窞撫心怵
惕尚未湔白不敢冒進闕庭祗謝鴻
渥加以重嬰疾病幾廢運動矯望　楓宸
末由致身犬馬之齒己迫八旬測景視晷
朝夕懍懍一投田廬永隔天日尺疏緘

辭但有弟淚待命十許　上下嚴批予
日不報於是遂出石室

政院上疏陳情

政院啓曰金某遭罹患難終始不變辟立一節千古罕比萬死重還無非義烈感動之致豈不大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亦足見我 聖上保護之仁培養之切也誠宜特賜 慰諭以示嘉奬之意而陳情告退之疏亦未批下 此豈羣情之所望乎臣等竊聞金某恭竢 玉音於城外爲日已久而今始退歸郊圻白首孫臣 生還故國咫尺楓宸竟阻瞻拜其於 聖上崇奬節義之道寧不歉然乎 答曰此卿生還故國而又不到宮門是亦不屑就也予方愧報有何慰諭之辭哉且上疏中別無欲拜之意而以竟阻瞻拜爲言不亦異乎又於諸宰

引見時連下未安之教先生不敢自安
上疏曰臣頃至都下寓身西郊引領向
闕且喜且悲欲進禁門一步地仰瞻之
穆穆之容者豈有量哉顧臣昔年西去
日初謂永辭於闕下而未有明命不
敢冒進當時豈知有今日也臣伏承中使
傳命不覺泣涕霑襟臣之此情鬼神監
臨今之歸也陳疏十日延佇郭外者亦以
未有明命不敢冒進不然臣之老病雖
不得陳力就列一望清光固臣至願何
忍若是恝也若公言請見亦非臣之所敢
臣心炳炳一毫無飾第臣之家廟在於城
中臣一番展謁者誠以君臣父子之間恩
義攸分禮有時而不同故也臣立朝亾
狀平生言行不能見信於君父及遭
嚴威震薄乃敢仰首鳴冤此實臣之罪也

答曰卿其勿爲惶恐四月　昭顯世子卒入臨卽還

十九年丙戌先生七十七歲三月拜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左議政時竝卜二相故先生直拜左相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三疏懇辭

不許時門入宋時烈自湖西來謁仍留十餘日先生時拈出近思錄要語與之商確亹亹不倦因以詩贈行曰喜遇東陽過思論太極篇蓋用近思錄序中語也時烈有記聞錄藏于家　上遣承旨敦諭匪勉入城謝

恩先生嘗答人書曰聞新除告身不書瀋陽年號庶幾知我意果爾何憚一遭往

來也上劄乞退仍卽呈告 温批不許三遣
承旨敦諭上劄辭祿仍請赦掌令李應蓍
時掌令李應蓍言事違竄先生上劄曰
國家旣與以言責之任是使之言也旣使
之言言而罪之誰敢復言自古亂亡之道
非一而罪言者尤甚布在方策歷歷可指
目今 變故多端人人疑懼未見之禍若在
朝夕朝廷舉措尤當一一謹慎以鎭人
心豈宜遽施 威
怒重駭羣聽哉 又劄陳時務仍乞遞免
略曰 殿下當積年憂勤之餘値一時灾
戹之會變生宮闈致盡 聖心始怒一人
終疑滿朝大臣 殿下之腹心 殿下疑
之臺諫 殿下之耳目 殿下亦疑之元

首之所以尊臨安固以保四體者外是何
賴哉夫姜氏不順不孝得罪 君父大臣
臺諫皆 殿下素培養而信任之者義雖
君臣情猶父子言辭進退之際雖多過誤
之失徐究其心豈有一毫背 殿下而向
他人乎設令姜氏身在不過 宮中之一
寡婦況今已死火冷灰寒君子之義初無
私護之理小人喩利亦絶後冀之論爲彼
報復萬萬無此理者也 殿下斷自今虛
心察理回日月之明廓乾坤之量收雷霆
之威親發德音昭告遠邇凡前後以言獲
罪者悉皆蕩滌赦既往之愆責將來之效
則人心胥悅 國勢永固矣臣又聞漢臣
賈誼以識時務自許而其拳拳竭論者在
於輔翼太子眞可謂知所本矣卽今 元
良得人萬民延頸進德修業此正其時機

會所關豈有重於此者哉見在宮僚必多名流彥彥各稱厥職然更須博選廣求方正篤學聲實已著之人不限科目別立官稱俾得出入於資善之地則必多所益矣答曰劉陳之事無非愛君之誠予當體念而採施仰勿固辭即置侍講院贊善進善等職召金文敬集等

六月上劉辭祿又陳情乞退略曰言無可採行不見信狂瞽之說不入於聽續世俗之見動疑於進退官府文書輒有妨碍率義循勢兩無所届不可立朝從仕伏乞亟許遞歸俾保晚節溫批不許

章三十二上始許遞即還石室○授

領敦寧府事

二十年丁亥先生七十八歲六月上疏辭受領敦寧○

十二月又辭

二十一年戊子先生七十九歲十月有疾 命內醫

視之上疏陳情命內醫往來診視慶賜藥物十二月兼

社稷署都提調辭 不許

二十二年己丑先生八十歲三月復上疏辭 社

稷提調 不許○五月 仁祖大王賓天

孝宗大王嗣位自石室入臨卽還○大臣

憲府陳啓請留承旨傳 諭于門外上疏

待罪司憲府啓曰領敦寧府事金某國之著龜百僚師表乃今之大老也奔喪入來今將還去當 聖上嗣服之初宿德老成之人宜在 朝廷凡典禮政令可疑者有所考而鄕士大夫有所矜式請特爲懇留以示敬賢好德之誠大臣亦陳啓請留 特遣承旨敦諭則先生已出城矣既歸上疏待罪六月復 遣承旨敦諭入城肅謝 命引見又 命以肩輿出入闕內懇辭 不許先生詣門外 上預令中官候于門扶而入慰諭勉留曰 先朝之倚重厥惟舊哉予以否德忝此大位日

深憂懼須體至意畱輔國家先生辭謝不
敢當將退又 命侍官扶之 上又稱手
而送之 傳于政院曰金領府事脚力不
調行步不良依古事以肩輿出入闕內先
生上疏辭不許 七月承 命潤色 仁祖大王
行狀以進 時左相李公景奭撰進 仁祖行狀 上教曰傳後無窮之文
不可無東里之潤色領敦寧府事國之元
老事無大小必有所咨訪卿與之討論潤
色使其詳審精密則似爲允合矣
於是先生與李公會議添改以進 因天灾
劄陳修省之道 略曰臣聞天以陰陽二德寓在政刑示人體行故王
者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各以其類應
之星辰有變其所修之道亦不外乎此星

變之應似當允出於玆夫罰不當罪何事非尤然而人臣之抱至冤莫甚於正言獲罪上天之怒人君亦莫甚於罪正諫之臣終古以來指不勝屈惟我　大行大王之勤於敬天察於理國求言猶恐不廣改過猶恐不吝當怒者賜之以和顏逆耳者聽之如遜志二十年來仁聲惠政溢于簡策羣下之心孰不欽仰適有李應著者職在言路不量其身之微感荷不世之遇一上封章重觸　天怒投畀絕域二千餘里嚴霜積雪死在朝夕遠近聞之莫不傷憐大行王亦必有悔心之端而特未下成命也至於李敬輿之至誠愛君洪茂績沈廣之遇事敢言非但其言之不當罪其心之爲　國無他擧世無不言之無不惜之者也大凡王者之政必先於順人心監於人

心之如何而天意可知竊聞近日上書者皆指此數人爲言人心之所同於此亦可見也優批嘉納命量移李敬輿等四人八月拜左議政上疏力辭又呈告至十一度許遞授領敦寧府事略曰臣之疾病實非偶然昔自山城流落嶺南遭遇時變不敢自齒於人竄身荒谷無所寓懷或取京嵌竇或濯熱水際或夜息陰崖怳惚與鬼神相見人多疑臣不復成人當此之時潛銷暗鑠者已不可紀無何數年之間又作異域之行彼之所以待臣臣之所以自度十分無一生理因此痿症極重又自丁亥以來仍添類中氣盡力竭如此而尚可復就於陳力之列乎且聞近日比使繼至臣義不與同堂

捐讓左右周旋伏乞亟
賜鐫免俾得退保晩節劄論吏曹判書沈
詻循私之狀略曰夫東銓政本本亂而末
治者未之有也竊聞東銓長
沈詻以累朝舊臣受國重任不畏公
議專用私情其一家子弟有相避之人公
然除吏不止一二旁觀者惡其專輒奔競
者籍爲口實聖明在上豈容聽其自恣
以墜憲章也 上卽命
推考臺諫又論罷其職九月大行王發
引病未陪往上疏請削職名不許〇十
月卒哭陳疏乞退不許出住東郊疏略
曰山陵甫畢大事稍完如臣無用分宜
丘壑伏乞退之以禮俾蒙幈蓋之 賜

上再遣承旨敦諭曰予之望卿不翅若柱
石縱不係戀乎予之無德獨不念先朝
累世之恩乎玆遣近臣諭予至意以冀一
畱先生不得已承 命會北人入城先生
姑出東郊村舍 上疏辭祿 不許遣史官 特下
召旨明日入城 命引見時北人已還先生遂入城數日
引見先生進曰臣既得入侍欲仰瞻天
顏 上曰起坐而觀之先生少坐而還伏
曰昔宋帝見歐陽脩而曰年紀幾何 乃衰
白至此今臣年至今固已衰朽仰瞻天
顏亦非昔比想多憂慮而然自 上春秋
方盛惟願日夜熟思治安之策古語曰凡
事有時過則難爲 聖慮其及於此乎
上曰受 祖宗付託之重非無願治之心

才疏德薄日夜耿耿先生曰諸葛亮有言
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宜伏望 聖上益
礪此心日漸長進則 宗社之福也 時申
晃等有遠竄之 命先生啓曰近來朝
廷間人心風俗日漸可憂在臣衰頹之念
固願有振爾之舉第此五臣者雖有自取
之失遠竄 國之重典豈可輕施如用減
等之律則得其當矣又進曰臣親逢盛
際豈有休退之願而年已八十聰明筋力
無一可逮久此遲回廉恥有傷若許遞
歸 聖恩何量 上曰雖在京邸緣卿老
病未能數見常以爲恨何言之至此先生
曰臣非文飾之言實出肝膈仍曰堯舜之
聖亦以知人安民爲難苟能知人各當其
任安民在其中矣近已開 筵羣臣之賢
否庶可鑑別矣擇其可信者推誠任之可

也民困已久矣邊事已踈矣茍能得人可無此患 上曰然知人帝堯所難豈可輕言旣知則當委用而知之果難矣先生曰世無人才之說卽誣也自古有興衰興世之所駕御卽衰世所棄之才也又曰民生之困悴全由贓吏故古之贊賢君必曰不貸贓吏蓋國有贓吏則民莫遂乞嚴其法 上皆嘉納

十一月上劄請令文武大僚各薦將材以備緩急略曰天災疊現邊備多缺今日之事殆不堪其憂臣竊聞近日叨與武選而不解破的者頗多名塡砲籍而未曉藏藥者皆是平居若此臨急何用沈機獨智之士埋沒於行間巧辯善毀之流每出於人先空乎高才之抱屈而毅夫之飮恨也臣素與諸弁相踈老

而聞見亦絶未能舉一千城之材熊虎之
將 殿下試令文武諸臣各薦智勇兼備
之人兼許自薦試其所長如有謀略邁倫
膂力超等技藝絶人者擢授顯任以示賞
動之舉勿論門地高下容貌壯弱惟務得
人勿限厥額若其惕於勢力溺於貨賄牽
於情面償事誤 國者明法之下終難免
誤薦之律矣但未 路之人毁譽顚倒風聞
之際虛實相半夫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此又不可不察也

又劉論銓曹用人之失

略曰竊聞近日人言籍籍皆謂
銓曹用人不合公議至發於白
簡爲銓官者亦安得自安而已乎彼長官
者時李公時白爲判書素稱忠實廉簡同
朝之人所共知必無苞苴請託之釁而直
以藻鑑不明過信人言以至於此其情可

恕而其實難掩合有早處以清賢路且臣
項於 榻前敢陳不貸贓吏以保良民之
說 天聽仍有俯採之意曾未決句遽
下金汝水定配之 命政官又以前兵使
安瀲擬諸摠管至於蒙 恩以爲貪汙善
事者之勸由此觀之廉吏不足貴而貪官
眞可尙也

上劉請罷前都憲金集 時愼獨金公集乞暇退歸

先生以爲爲國之道在於銓長得人若
非金公無可當此者於是上劉曰伏見金
集 儒門宿德老成端亮士林莫不嚮仰爭
喜 聖明得致同朝疾病乘之陳情請歸
不空苟循其去以補新化也
上嘉納竟以金公爲吏曹判書

十二月乞暇掃墳 不許已而 引見慰諭先生啓曰聖

心不懈常如對越上帝則天災民怨亦可弭矣 上曰雷聲發冬大霧終日此必非偶然之致夙夜憂懼不知所爲對曰霧氣昏暗陽氣不足之致扶植陽氣則陰氣自消矣一言而熒惑退舍古亦有之言語之間未可必期其如此誠心積久夙夜不解則天人之際豈不感應又曰人君常有扶陽抑陰之志而陰陽進退在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間用舍合於人心則庶見國家開泰之時也卽今陽氣方長萬物得時體天乘時發號施令此固人心之望也 上嘉納

二十三年 孝宗大王元年 庚寅 先生八十一歲 正月上疏陳勸戒之意略曰卽今天開地裂時序大變而民情趨向未聞大異於前訛

言日興愚智同然政事號令之間未免重
拂於公議其難安之狀可虞之勢比若立
足於枳棘之中寄跡於冰泮之上未知
國事之終如何也伏願殿下奮發大志
日新聖德以母負祖宗
付託之重臣民顒望之切 又上疏陳情
乞退 時金右相堉請行湖西大同之法與
愼獨金公議不合又恨先生不助已與
退出郊外屢疏辭職仍有指斥愼獨公不
能安蒼黃出城先生上疏陳情仍乞退歸
畧曰無狀老臣耄失廉恥七十既退 八十
復進蠅營狗苟被人賤侮名爲感激 洪
恩其實自利其身也小人有心識者先覩
區區心曲安敢自飾也然而臣有大不堪
之疾病又遭大艱虞之形勢此則亦必有
恕其一二者也臣本無尺寸之長可以裨

聖德之萬一又無絲縷之細可以有益於
時務特以累朝舊物名忝遺籍置諸大
臣之列時賜顧問所以蹢躅徊徨欲退
未決者也目今國勢日益危急臣病日
益危苦而右相以言不行引退左相以改
葬之服久退領相獨賢身當衆務雖曰年
富力強若大廈之一木又何可獨恃也伏
望殿下召回不忮之良弼竝任剛大之
賢輔亟召負士望之重臣使之同寅協恭
以濟國事先退無所用之老物以淸
朝端二月乞暇掃墳還石室特命給馬且
賜祭需米豆內醫齎藥隨行玉堂諸臣及太學生等上
疏請留先生朝辭之日命引見先生
曰卽今時事艱危正是殷憂啓聖多難興

邦之日自上恐懼修省則可以答天譴
慰人心矣古人告其君曰毋得罪於羣臣
百姓人君以順人心爲務則堯舜之治亦
不外此矣舜贊堯之德特稱舍己從人豈
非兼聽則明也所謂聖益聖者此也羣臣
之言雖有過中許直者自 上皆容而受
之則人心咸服矣是日還石室五月入赴 仁祖大王練
祭仍陳疏乞骸疏略曰臣筋力柴盡分當退歸而近日又有不可畱
之勢陰陽操縱顯示抑揚儻或遲回 必將
辱及同朝可勝言哉可勝痛哉伏乞 聖
明早賜骸骨俾得歸死父母丘隴之下時
賊臣自點輩仇嫉士類以先生爲領袖必
欲甘心而後已至內謀逆亂外通北人用
財行讒於是北使繼至禍機叵測 北朝廷

由加彌縫以故事皆已命除本州田稅月給祿俸上疏辭七月又辭 不許先生禁家人作農曰食祿之家不空復事農業也再疏乞致仕 不許司諫張應一上疏論事有天下大老亦主朋比之語蓋指先生於是玉堂憲府交章請罪應一命只遞其職連下未安之敎先生不敢自安再疏乞致仕不許冬又辭

二十四年辛卯先生八十二歲正月辭職 不許○五月入赴 仁祖大王大祥上疏辭退仍陳謹天戒恤民隱之道又上疏辭職還石

室

二十五年壬辰先生八十三歲六月疾𤸃遣御醫

診視二十五日乙丑二夏終于正寢有遺書

先生曾在壬戌手書遺戒至是命仍用其書有曰墓前勿立碑只樹短標書鄉貫姓名喪祭一吉祭毋得豐侈以美沒禮祠堂未復舊制一心茹慽俟一家物力可爲先立祠堂一如舊制以成吾意初喪治棺勿高大衣衾僅周於身凡窆具務從儉制以毋負余平生之志靈寢置筆硯及常所讀書冊數秩此外亦有教戒數條先生留瀋館嘗自草墓誌其系曰至誠矢諸金石大義懸乎日月天地監臨鬼神可質蘄以合乎

古而反鑑於今嗟百世之後人知我心後命勿用其文只刻此系於墓石

上遺疏先是先生寢疾構遺疏命子弟書之至是乃上之略曰伏以臣本庸姿幸蒙累朝之恩獲躋崇班蔑效涓埃徒積罪戾丙丁以來絕意仕宦中更禍患備嘗艱難不意先王起之田廬致于台司感激恩命黽勉一出而積釁滋生無望陳力退伏松楸沒齒為期逮遇聖明過被殊渥區區之心只欲明揚士類振舉綱維以補新化之萬一不幸事與心違志未少伸辜負聖明狼狽而歸疾病憂傷轉輾沈痼及至今日大命垂盡再覲龍顏此生已矣瞻望宸極祗增隕結伏望殿下益礪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進善類以出治道克修實德以恢大業丕基我東方

億萬年無疆之休則臣雖在九原庶無遺
恨臨簀氣短不知所云 傳于政院曰天
不憖遺喪我元老痛悼殊切覽玆遺疏辭
意懇惻訓戒至此爲國忠赤至死罙篤深
用敬歎可不服膺焉予
不任悲愴以諭近侍耳 已巳 上遣承旨
李惕然致吊 上將素服舉哀議于大臣 大臣不能將順事竟不行 某
甲遣校理沈之漢致祭 王世子亦遣
宮官吊祭賻贈○八月十八日丁巳禮葬
于石室先兆內癸坐丁向之原 太學諸生會于京城
舊第望哭且致賻物及葬遠方之士未
嘗造門者亦多來哭操文以祭而去

二十六年癸巳 筵臣請 贈職賜謚 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太常議謚曰文正謚法勤學好問曰文以正服之曰正○時筵臣請依李文純例不待謚狀而易名 上特許之

二十九年丙申楊州石室書院成十二月十四日奉位版與仙源先生並享時議者以爲先生身任大義使我東方有辭於天下其功盛矣宜享於道峯書院以侑趙文正先生或以

爲仙源旣享於是院先生不㝎別享他祠
議竟不行○尤菴宋文正公撰廟庭碑曰
聖人作春秋垂空文而孟子當之於一治
之數夫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而若論其
大經大法則莫過於尊周而攘夷矣天下
未嘗不亂而亂之旣極則天必生已亂之
人而其人也無有土地之基本人民之勢
力則亦只因聖人之空文以明夫大經大
法而於是乎人類異於禽獸中國免於夷
狄則是亦一治而已矣蓋當我崇禎　皇
帝丙丁之間天下之亂可謂極矣我石室
先生身任禮義之大宗以樹綱常於旣壞
至於衆人不憚爲倀鬼之議則又有以明
言其不然於是其言愈屈而其氣愈伸其
身愈困而其道愈亨以故其亂愈甚而其
治愈定退之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其信然矣夫蓋先生既沒而中外
章甫建祠於先生舊居之旁大江之濱而
以先生伯氏仙源先生殉亂亡懂用扶世
教竝奉神牌而右享之蓋經始於甲午五
月妥侑於丙申十二月十四日噫若石室
先生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而又得仙源
先生於一家之天倫噫其盛矣嗚呼治亂
者陰陽之理也聖人既贊大易以見陽不
可終無亂可以復治而又作春秋以垂治
亂之具是道苟明則斯可謂治矣豈可以
積陰蔽於九野而不謂陽德之昭明於下
也故春秋雖曰因亂而作而天下之治未
嘗無也雖然春秋既曰文成數萬其指數
千則聖人之微辭奧義雖不可得以知而
惟尊尚　京師之義則炳如日星雖瞽者
亦見之矣今與後之人凡入斯院升堂而

鼓篋者欲知先生之道則只將聖人筆削之義毋強通其所難通而只於天理王法民彝物則之不可易者講而明之則雖使聖人家奴復出於地下亦可也然後乃知先生之功之大而天之所以生先生眞不偶然矣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三十一年戊戌關西士人建鳳鳴書院于定州與仙源先生竝享(仙源先生曾莅本州而先生久畱灣上關西士子立祠竝享焉)

三十四年(顯宗大王二年)辛丑七月配享于 孝宗大王廟庭(敎書曰王若曰載惟情文祔禮旣舉爰攷故實配儀斯陳)

肆將外除之餘哀肅體右賢之　先志金
某　三朝元老一德宗臣正直公　忠爲百
僚之儀範文章學業聳一代之觀瞻氣像
則砥柱頹波心事則青天白日當倫紀斁
絕之際扶得萬古綱常在風霜危迫之辰
儼然千仞壁立方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
至於風采激揚朝野想望位躋台鼎德業
彌彰身退郊扉忠悃益篤安危旣係其出
處恩禮豈間於死生金集云云今玆羣議
之愽採益見二人之共貞恩德音之不瑕
几几赤舄想清儀之如玉　皎皎白駒嗟君
子没猶弔名人所共慕矧寧考常欲置
側予亦詳知隊駟難弔纔畢停廬之制王
爵始裸合備侑座之儀言其契合則如彼
其隆考其德行則如彼其卓式據令典適
侈殊章玆以卿等配享孝宗大王廟庭

於戲想像平生如在左右噐傳百祀永示
同德之休培衛千秋庶垂陰隲之祐○家
廟致祭敎書巨 王若曰巨一劍終三年
之制誕舉陞祔之儀 寧考有一德之巨
宏陟配食之列寔循與望用侈殊章推鄉
峻潔而清直方而大專兩間至剛之氣鐵
心石膓挺萬世特立之標金聲玉色薑桂
之棘已著昏朝以前松栢之貞乃知歲寒
然後逮聖祖之改玉見君子之得與數
進昌言咸推諍臣之首獨持清議蔚爲正
論之宗灑血危城孤節炳三韓之日月遜
身荒谷至誠同萬折之江河以仲連東海
之蹤就季孫西河之館乾坤一震盪不可奪
其寸心鼎鑊森羅夫豈動吾一髮信國不
死幸脫燕獄之因伯夷復生眞符宋文之
語屹若砥柱之孤峙巋然靈光之獨存大

義精忠卓絕千古烈士名相合爲一人事業在於邦家良史青編之筆文章發於性情淸廟朱絃之音達尊兼三有大老於天下禮敬無兩倚宗臣於朝端魚水之歡方隆箕尾之騎何遽先王嗟一老之不慭辰日之慟旣瀼小子閔多難之未堪丙夜之思彌切蒼梧之歲月荏苒曷極霜露之悲白楊之泉路荒凉無復霖雨之佐茲當禰廟奉躋之禮載升閟宮從侑之班司徽大烝之文崇報斯在召公配武王之室勳典常可追祭祀攸同信君臣之一體幽明罔間怳風雲之再逢若稽與饗之碩輔元功實鮮如卿之偉烈盛業茲以卿云云於戲惟是春秋窀穸之事固莫重於陪庭矧茲光嶽精英之靈稟若見其奉衛撫今昔而增感贈禴祀而罔愆嘉乃曠古之風

徽永侑籩豆香火遮我在上之陟降以保子孫黎民

四十一年戊申濟州人以先生並享于橘林

書院

四十三年庚戌定平人以先生追享于望德

書院

五十八年肅宗大王十一年乙丑鍾城人以先生追

享于鍾山書院

七十一年戊寅義州人以先生追享于高句

麗國相乙公巳素祠宇

七十三年庚辰 命追享先生于南漢顯節祠先是癸酉年建祠以享洪尹吳三學士矣是年追配先生與桐溪鄭文簡公位在三學士之右

八十一年戊子嶺南人建西山書院于尚州仙源先生曾莅本州故本州士子立祠並享先生焉

八十二年己丑安東府使李正臣立碑于安東鶴駕山木石居遺墟芝村李公喜朝撰碑銘

八十六年癸巳義州府尹李裕民立碑于義州壽星村遺墟壬午年先生之出住龍灣也徐右相景雨李判書顯英同住一村先生相與酬唱命其村曰壽星蘇公斗山為府尹時嘗立碑矣年久刓獘李公為府尹改以他石觀察使閔公鎮遠撰陰記以竪之

百二十二年今上二十五年己巳四月遣禮官致祭于顯節祠肅廟甲申築大報壇於後苑祀神宗皇帝至是增築二壇並祀太祖高皇帝及毅宗皇帝仍命致祭焉

百二十九年丙子正月遣禮官致祭于顯

節祠歲以南漢被兵之特命致祭

百三十七年甲申正月 遣承旨致祭于顯節祠是年節 皇明淪亡之歲也 特命設科使忠烈 祠顯節祠 皇朝人子孫一體同赴名以忠良科仍 下教曰既命設科宜思其本忠烈祠顯節 祠祭文當製下遣近侍致祭其祠宇圖進 御製祭文曰睠彼南漢有廟斯屹百歲瞻仰巍巍卓卓忍言曩時 皇運如髮忠憤所激猗歟特立前後抗章 森嚴義烈昔宋文山復見東國萬古綱常忠魂毅魄褒節建祠一宇服食再逢湣難吁嗟望八何以瀉懷忠良科設先命近侍慰靈斟酌靈豈其昧感于歆格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二

百二十二年己巳四月　遣禮官致祭于顯
節祠肅廟甲申築大報壇於後苑祀神
宗皇帝至是增築二壇並祀　太祖
高皇帝及　毅宗皇
帝仍　命致祭焉

百二十九年丙子正月　遣禮官致祭于顯
節祠以南漢被兵之
歲　特命致祭

百三十七年甲申正月　遣承旨致祭于顯
節祠是年即　皇明淪亾之歲也　特命
設科使忠烈祠顯節祠　皇朝人子
孫一體同赴名以忠良科仍　下教曰既
命設科宜思其本忠烈祠顯節祠祭文當

製下遣近侍致祭其祠宇圖進　御製祭
文曰睠彼南漢有廟斯屹百歲瞻仰巍巍
卓卓忍言曩時皇運如髮忠憤所激猗
歟特立前後抗章森嚴義烈昔宋文山復
見東國萬古綱常忠魂毅魄襃節建祠一
宇餟食再逢滄灘吁嗟望八何以瀉懷忠
良科設先命近侍慰靈斟
酌靈豈其昧感予歆格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二

日暮江頭

臣力無何

右　先生殉義時作也尤菴集崔靈光琢墓表曰余入黃澗之深谷日夕相從道語世變而慷慨歔欷一日指壁上所書曰此仙源相國取義時語公泣下不已

清陰年譜